

『来自神秘世界的报告』 报告文学丛书

东方

解 陈
放 淀
军 国
出 版
社

来自

中国

之剑

武警

的

传

奇

东西南北中
护卫国境
四手同行
保金押行
火眼金睛
铜头铁脑
说不完
道不尽

道不尽

道不尽

道不尽

道不尽

道不尽

道不尽

道不尽

道不尽

道不尽

道不尽

道不尽

道不尽

道不尽

道不尽



东方之剑

——来自中国武警的传奇故事

● 陈淀国 著

京新登字 1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之剑/陈淀国著.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
(来自神秘世界的报告)

ISBN 7-5065-3437-1

I. 东… II. 陈…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书 名: 东方之剑

著 者: 陈淀国

出版者: 解放军出版社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邮政编码 100035〕

排版者: 泰能照排中心

印刷者: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印刷厂

发行者: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

经销者: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64 千字

版 次: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500

书 号: ISBN 7-5065-3437-1/I·409

定 价: 15.00 元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调换)

目 录

第一章：缉私·缉毒·缉枪	(1)
1. 西南大门的铜关铁锁	(1)
2. 黄金·黑道·生死搏	(10)
3. 海上“福尔摩斯”	(24)
4. 抢救“国宝”	(33)
5. 侨乡，凌晨大行动	(42)
6. 缉枪线上的“火眼金睛”	(58)
7. 孤胆卧底擒毒枭	(67)
第二章：押解·押运·押送	(81)
1. 当罪犯从飞驰的列车跳下	(81)
2. 火箭卫士历险记	(91)
3. 押解，在狂风暴雨中进行	(96)
4. 香城打扒神捕	(102)
5. 血溅“水晶宫”	(112)
6. 神秘的押钞兵	(123)
第三章：追捕·追踪·追剿	(129)
1. “敢死队长”杨榕生	(129)

2. 南粤虎旅	(140)
3. 面对死刑犯的最后疯狂	(152)
4. 拂晓,枪声骤起.....	(162)
5. 还国道一片安宁	(169)
6. 血路,铺在木棉树下	(174)
7. 蓉城,不卷刃的利剑	(183)
8. 破碎的梦	(187)

第四章:奇人·奇事·奇案

1. “霸王花”与“男教头”.....	(204)
2. 武氏三雄	(212)
3. 惊世“飞针刘”	(220)
4. 载入世界名人录的武林之星	(225)
5. 法苑晚香浓	(235)
6. 永不倾斜的天平	(242)
7. 从香港到北京的角逐	(253)
8. “中国拳”在平壤	(265)

第五章:神勇·神秘·神威

1. 神勇的国宾护卫队	(273)
2. 名扬海外的警犬“大本营”	(283)
3. 紫金山上“无名星”	(289)
4. 驰骋草原女铁骑	(296)
5. 在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岛上	(308)
6. 巾帼“贝雷”闯天下	(314)
7. 奥地利刮起“中国旋风”	(323)

第一章：缉私·缉毒·缉枪

1. 西南大门的铜关铁锁

队列里有个“帅兵”

每逢整队、集合，百余人的队列里，有个战士常常引起人们注意。他，1.76米的标准身高，不胖不瘦，体形匀称，特别是红润润脸庞上那对水汪汪大眼睛，黑亮黑亮，就像夜空中的星星，炯炯有神，再穿上一身合体的橄榄绿警服，更显英雄气概。尤其是报社、电视台等新闻媒体现场采访时，十有八九，不谋而合，总是少不了他的镜头……时间一久，有的人便亲切称呼他为“帅兵”。

他叫方红霄。名字起得也很“帅”，喊起来，听起来，既文雅上口，又颇有气派。

其实，他真正“帅”的，主要还是入伍时间这么短，却在档案袋里留下了那么多耀眼、增辉的“头衔”：

二等功荣立者；

武警总部授予的“忠诚卫士”；

昆明市评选的“十大杰出青年”；

.....

小方所在的武警云南省总队某部五中队长年驻守在昆明站，担任着维持治安、打击刑事犯罪的任务，说得形象点，就是祖国西南大门的一把铁锁、一柄利剑、一双绝不让形形色色犯罪分子进出的火眼金睛。

昆明，无论地理环境，还是交通旅游；无论是社会背景，还是对外经贸……都处于十分重要的特殊位置。一年四季，从春到冬，观光的、探亲的、谈生意的、拍影视的、实地考察的、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源源不断，络绎不绝，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友谊，带来了实惠，带来了勃勃生机。但，不容忽视的是，贩毒的、贩枪的、贩私的、个人的、团伙的、黑社会性质的，甚至同域外勾结跨国性质的……各种类型犯罪案件，一直呈上升趋势，给美丽的春城和美好的生活笼罩上一层不和谐的阴影。

无疑，作为“看门人”、“守护神”的武警卫士，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对每一个官兵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就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环境里，就是在这样刀光剑影的较量中，方红霄这个“帅兵”，无论是缉毒还是缉枪，无论是捉扒手还是擒逃犯……都成为了这个英雄集体的佼佼者。

在文学作品里，应该承认，数字是枯燥的、乏味的，然而又是最雄辩的、最富说服力的。那么，就让我们看看，短短两年时间，上士班长方红霄的真实战绩吧：

查获海洛因 28.07 公斤；

搜缴黑枪 24 支、子弹 1250 发；

抓捕各类犯罪分子 768 人；

.....

蜡染帽下的那副眼神

“各位旅客：由本站开往广州的166次列车，现在开始检票进站……”

盛夏的一天中午，热得出奇，几乎一点风都没有。本来就超员的候车大厅，时逢暑假，客流激增，显得更加拥挤。

方红霄，橄榄绿上衣早被湿透，大沿帽下的脸庞，也挂着一颗颗晶莹的汗珠。他口渴难耐，正打算到休息室喝口水、擦把脸，可是一听“166”检票的通报，毫不迟疑地转身折返。

他清楚，这趟由昆明到广州的直达快车，是连接西南与南方两个重要“门户”的桥梁，同时也是武警执勤分队巡查的重点。

不知是什么时候养成的习惯，渴也好，饿也好，困也好，累也好，只要一有“情况”、“任务”，他们一个个马上像充足气的皮球，浑身是劲，精神抖擞地出现在自己的岗位上，一丝不苟地观察着、探听着、判断着，犹如经验丰富的老猎人在不动声色地搜寻着所要猎获的目标。

昆明，是这次列车始发站，上车旅客不下千人，要想在短短时间内，把十分巧妙地暗藏在各个角落的不法分子“找”出来，并非轻而易举的事。

方红霄在从前向后慢慢地走着，偶然间与一穿着银灰夹克的旅客目光相遇。就在这转瞬即逝的一刹那，他发现对方眼神异样，宽边蜡染帽下两眼，露出丝丝惊慌、躲闪的表情，很不自然，尤其是又下意识地把那顶蓝白相间的布帽，用力向前拉了拉，更引起方红霄的警觉。他加快步伐，直接凑了过去，很有礼貌地问道：

“您去广州吗？”

“是的，就这趟车，已经开始进站了。”

“探亲、旅游，还是……”

“出差办事，嘿嘿，公私兼顾嘛。”

“车票？”

“有，有，是卧铺，13 厢 8 号。”

看上去，他三十刚出头，天这么热，头顶的蜡染帽，却盖得严严实实，整个候车大厅，找不到第二人。

小方接过车票，认真地看了看，日期、车次、到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就在这时，他猫儿一般灵敏的鼻子，立刻嗅到生活中少有的气味，心里更有“谱儿”了。

“蜡染帽”很机敏，见方红霄拿着车票，看后没有马上退还，而且车票本身又无任何差错，估计对方在打着车票以外的主意，便借掏手绢擦汗之际，把兜里的香烟、打火机、风油精同时“带”出。几种不同的气味，一齐钻进小方鼻孔。

“这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呢！”老练的方红霄暗暗思忖，更坚定自己的看法，依然不紧不慢、按部就班地例行公事。凭经验，他断定，开始所嗅到的气味，既非来自香烟、汽油，也不是发自风油精……

“对不起，请出示您的有效证件。”

“好，好。”

“蜡染帽”仍然满脸堆笑，没有流露出一丝不耐烦或是不高兴的样子。他很熟练地打开腰包拉锁，信手取出“居民身份证”和“工作证”，主动递了过去。

“请原谅，我们还要检查一下随身带的包裹。”

“嘿嘿，只要别耽误了车，请，请。”他故意看了看手表，看了看急三火四检票的人流，显出有点焦急的样子。

善于察颜观色的方红霄，发现“蜡染帽”脸上的“笑”已经“变味”，眼神也闪露出不悦、不满的情绪，但出于无奈，还是打开了挎包和手提密码箱。

别的没看出什么破绽，像机、雨具、换洗衣服、当地纪念品……

看不出有啥手脚。他准备放行。可是，就在这一闪即逝的瞬间，开始时的那股并不引人注意的异味，又针尖一般狠狠刺激他的鼻膜。他打消了放行的念头。

“蜡染帽”非常机敏，见对方查过后在忙着整理、复原衣物，暗暗松了口气，立刻连连点头，情不自禁地连连讲道：

“不用了，不用了，得赶快检票、上车了，再见！”

“不，慢着，箱底那书……”

方红霄两眼盯住了几本平摆在箱底里的精装书，并伸手去取。

本来以为顺利闯过这道大风大浪的关卡正准备提起皮箱检票进站的“蜡染帽”，一听“书”字，像是晴天一声霹雳在耳边炸响，冰窖里一股寒流直淌心底，阵脚马上乱了套，眼前一片发黑，额头上的汗珠不由自主地滚了下来。他强装镇静忙着回答：

“这书、这书，是路上消磨时光看的，不过，请放心，干干净净，没有一点‘黄色’的东西，全是从新华书店买的。”

即使是在如此慌乱、胆怯的时刻，“蜡染帽”也没有忘记他那狡猾、奸诈的本性，故意把注意力引到“黄色”上去。

方红霄顺水推舟，不受任何干扰，紧紧抓住认准的目标不放。

“不错，都是世界名著嘛，会有啥问题。哎，这本《红与黑》的作者是……”

“英国人，狄更斯。”

“这书写的是……”

“咳，红的也好，黑的也罢，全是些乌七八糟的臭鱼烂虾，还不是资本主义腐朽那一套！”

他信口开河、风马牛不相及地回答，作者也弄个张冠李戴，满以为会“哄”过眼前“小兵”，不再缠着不放，让他尽快离开这个“鬼地方”。谁料方红霄在上学时，就特别喜欢文学，还曾想过当作家、诗人呢，许多世界名著都不止一次读过，所以听了对方无知可笑的回答，除了使其伪装更加暴露之外，还有什么可说呢！

毫不夸张地说，方红霄这双手，就是练就了的一杆秤。几部书过筛子似地一本一本轻轻一掂，他立刻断定装帧精美的《双城记》重量不对，当即将之取出。

如果说，就要这之前，面对年轻“小武警”例行公事的举动，“蜡染帽”还存有不少侥幸心理的话，那么当他准确无误地“一下子”便刺到自己的“脓包”上，“蜡染帽”不得不佩服得五体投地，暗暗嘀咕：

“他娘的，国界线上大风大浪没翻船，今天却栽在这个嘴上没毛的‘小克星’手里，真是窝囊、倒霉！”

方红霄胸有成竹、小心翼翼地取下那部厚厚的《双城记》封套。在书的中间掏空的地方，有个扑克牌大小的塑料盒，就在这里边藏着整整 120 克海洛因。

面对无可辩驳的事实，“蜡染帽”恶梦初醒，脑袋“嗡”的一声，立刻垂下，迈着灌了铅般的沉重步子，无可奈何地被方红霄押着，朝公安执勤室走去……。

生日蛋糕里的秘密

80 次特别快车，是由昆明站始发经贵阳、桂林、衡阳、株洲、鹰潭、杭州等大城市和著名旅游风景区，直达我国最大城市上海的。平时，客流就较多，一进入旅游旺季或年节之际，便如同吹气般地膨胀起来，趟趟超员，有时，没座的旅客一站就是 10 多小时。所以，每天到了这个“点”，候车室的人也明显增加。天气又这么热，空气有些污浊，在候车室呆久了，头总是昏沉沉，不想吃，不想喝，光想痛痛快快地睡上一觉……

在这种环境里生活、执勤已经突破 500 个日日夜夜的方红霄，早已习惯了。不管是凌晨，还是午夜，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冬，只要警服在身，“执勤”臂章一挂，通宵不合眼，他都不会觉得困，尤其是

那几列“重点”，他更是提神来劲。凡是“大鱼”、“小虾”，都休想从他眼皮底下溜掉。

刚上岗那会儿，面对这来自天南海北的成千上万旅客，他真不知如何“相面”、“撒网”，总不能一个一个地问，一个一个地查吧，而不法分子头上也不会贴有标签，到底怎样“判断”、“识别”，既没有什么机械、仪器，也没有什么验方、秘诀，难啊，实在是难！

可一年下来，方红霄和全国著名的“缉毒王”“缉枪王”杨露、黄克利一样，不论在多么复杂的情况下，都像老猎手似的，得心应手，胸有成竹，成了名副其实的“火眼金睛”、“福尔摩斯”。

“同志，同志，请问去柳州的，在哪排队？”

“那边，第三进站口。”

“还要等多久？”

“21点52分开车。”

“到柳州是……”

“半夜0点21分。”

“……”

正在认真执勤的方红霄像株挺拔的青松一动不动地屹立在那里，朝拥挤的人流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忽然，一阵温柔细语的女人声音从身后传来。

开始，他没大注意，因为回答类似这样的提问，一个班下来不知要碰上多少回。

可是，对方没完没了、连珠炮似地发问，使小方不得不侧转身子，很有礼貌地点了点头。

站在对面的女人，看上去30岁左右，彬彬有礼，落落大方，衣着虽不艳丽出众，但给人的感觉却是很典雅很大度。她举止谈吐都显示出不俗的气质。

也就在回答这位旅客一连串问题同时，方红霄开动了大脑机器，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她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仔细打量一遍，凭感

观，凭分析，凭经验，立刻看出种种破绽：

她文化不会低，少说也在大专上下，怎么会像刘姥姥进大观园般，这也不知，那也不晓，连在哪里候车、什么时间开车之类最简单不过的问题，也要找执勤武警问个究竟，那醒目耀眼的显示牌和接连不断的预报广播，怎么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

再者，她从一个层上来，直对 3 号进站口，又为何舍近求远、兜个圈子专找他呢？

在与形形色色不法分子周旋中，方红霄总结了这样三种情况：

一是躲避。进了候车室，首先看看公安、武警在哪里，然后，如同老鼠见了猫似的，悄悄走开，就怕碰上。

二是坐等。装作无所谓的样子，执勤人员询问也好，检查也好，就像普通旅客一样，全都顺其自然。

三是找上。不等你找，他主动“出击”，没事找事，主动接触，千方百计套近乎、拉家常，分散、转移你的注意力。

相比之下，最后一种则是走私、贩私犯罪分子中狡猾的“老狐狸”常用的手法。

在这短短时间里，表面上没有任何异样的方红霄，思想却开了闸似地掀起重重激浪……

末了，他很有把握地把这女人与“第三种情况”联系在了一起。

女人暗暗欣喜，以为已经轻而易举地闯过了最担心的“这一关”。听到热情、准确答复后，她脸上现出甜甜媚笑，嘴里不住“谢谢！谢谢！”抬腿就朝检票口走去。

她没带更多的物品，除了左肩上那个漂亮的坤包外，右手提了盒大蛋糕。此时此刻，方红霄不由想起，前些时排长杨露就曾从蛋糕里查出毒品，今天会不会故伎重演？

“小姐，您的手套。”

在慌乱中，她把一只黑色丝绸手套掉在地上。机敏过人的方红霄，反应极快，马上拾起，有意送到她手边。就在对方去接那瞬间，

他很自然地把蛋糕拿过来。

方红霄的手，就是天平，就是一杆秤，无论是水果、点心，还是饮料、罐头……经他一“掂”，保证八九不离十。所以，他当即断定：蛋糕重量不符，里边定有名堂，便穷追不舍，步步紧逼：

“请问，你这是去……”

“刚才不是说了吗，柳州。”

“怎么，只带盒蛋糕？”

“咳，后天是老娘 70 大寿，订做个蛋糕，算是女儿的一点心意呗。”

……

俗话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即使是再会演戏，也总有这样那样漏洞、破绽。

方红霄听后，更加坚定自己的判断：去柳州的车，一天好几趟，为啥偏偏挤在旅客特别多又半夜到达的去上海的车上？再者，后天过生日，天这么热，路上 10 来小时，蛋糕还不放坏、变质？

“噢，订做的蛋糕，怎么也没‘写’点什么？”

“……”

“好家伙，上下三层，简直像尊塔了。”

“……”

“哎，新蛋糕，怎么下边会有移动痕迹？”

“……”

此时，方红霄也像连珠炮似地开口闭口不离蛋糕，而且柔中见刚，话里藏针，刺得对方隐隐作痛，有苦难言。

这位刚刚还谈笑风生的女人，很敏感，也很机灵，起初听说昆明站“小武警”挺厉害，查私堵私像是有双火眼金睛，还不以为然，现在领教了，发现方红霄死死盯住蛋糕不放，觉得事情不妙，趁着还未揭锅，不如来个金蝉脱壳，溜之大吉。

“哎呀，糟了，女人的事就是多，怕它这时候来，偏偏找麻烦，马

上该进站了，真是……只得……”

她装出无可奈何的着急样子，把蛋糕撂在地上，打开坤包，一边掏卫生巾，一边急匆匆朝厕所方向走去。

“站住！”

方红霄眼睛一瞪，大吼一声。

“别再演戏了，这种事我见得多了。”

说着，早有思想准备的方红霄，赶忙跨出几步，山一样横在她的面前，挡住去路。这会，她把刚才那温柔面纱撕得一千二净，又是吵，又是闹，弄个满城风雨。

“收起你这套，知趣一点，跟我走！”

是啊，这些年来，什么“鸟”没见过？玩泼的，无赖的，甚至不顾女人廉耻大耍流氓的……哪个不是在人证、物证面前低头认罪？眼前这位时髦女郎也不例外，末了，还是得老老实实被带进公安值勤室。

众目睽睽之下，在生日蛋糕里取出一支十分精巧的军用手枪，弹夹还装满子弹。

她，泥一样瘫倒在地上……

2. 黄金·黑道·生死搏

黄金，世间最美好、最富诱惑的“字眼儿”，千百年来，一走上社会、迈入家庭，就受到少有的青睐。金嗓子、金翅膀、金钥匙……黄金地段、黄金时间、黄金季节……几乎所有事物，人们都首先想到用“黄金”来比喻、描绘，似乎也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其真正分量。

据黄金生产管理部门的统计：全国非法采金量，每年约 20 吨，其中国家能收购的不足 20%，其余 80%，全都通过隐蔽而庞大的种种“黑道”，流入非法走私者腰包。福建某市，1991 年市民购买黄

金 44 公斤，从“黑市”流入的竟达 42 公斤。河北省某县是全国盛产黄金有名的“万两县”。但这些年来，银行收购的黄金，受“黑道”干扰、破坏极其严重，而且每况愈下，一年不如一年。1982 年收回 114.35 公斤；1983 年，降至 63.2 公斤；1986 年，只有 42.55 公斤；到 1987 年一年仅回收 25 克；至 1988 年，跌至 15 克……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的境地！

黄金走私如同一股来势凶猛的黑潮冲击着商品经济，冲击着金融市场，也冲击着一些人的扭曲心灵。

“把打击‘走黄’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国家公安部门首当其冲，奉命挥起打击黄金走私的利剑。加大力度，持续不懈，各重点产金区相继设立了专门的缉私机构，或称缉私队，或称刑侦二队。仅河北省公安系统就有一支 200 多人的缉私队伍，日日夜夜战斗在各个岗位上。他们不畏劳苦，不畏艰难，不怕流血，不怕牺牲，用青春和智慧，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凯歌。

一滴水可辉映出太阳的光辉。这里介绍的就是不久前发生在河北省迁西县的一个普通又扣人心弦的故事。

迁西在河北省东部，地处燕山山脉南麓，是个只有 30 多万人口的“小县”。迁西著名的金厂峪矿是我国顶呱呱的一级企业。

面对这块令人眼花缭乱的“肥肉”，无孔不入的黄金走私分子挖空心思，百般钻营，把贪婪的黑爪伸进这个交通并不方便的大山沟。外埠的、本地的、团伙的、单帮的、坐地收购的、转手倒卖的、长途贩运的……五花八门的走私活动，从春到冬，一年到头，盘踞着这条罪恶“黑道”。

于是，一场场走私与反走私的殊死较量在这一条条黄金黑道上屡屡发生……

12月下旬，再有几天就是新年了。平时冷冷清清的偏僻山村近来行人、马车、拖拉机……来来往往，一下子变得红火多了。

一辆212北京吉普在两山对峙的“铁门关”停住。从车上走下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20多岁，头戴灰色礼帽，身穿将校呢外衣，右手提着不大的黑皮包，从装束打扮，一眼看出不是本地庄户人，而是走南闯北的“小老板”。

他下车后没有急着走。他下意识地点着一支香烟吸了几口，抬头看了看太阳，好像是辨别方向，又若有所思地前后左右仔仔细细环顾一番，稍停片刻才沿着右侧一条羊肠小道朝百米之外的金鸡岭走去。

一眼望不到头的深山沟，除了“小老板”，不见第二人。只听呼啸北风发吼似地叫着，刮得残雪、枯叶上下飞舞。

走到一块碾盘似的大青石旁，他停下来，断定这里就是此行目的地“石板铺”。他坐在大青石上面，取下望远镜，漫不经心地擦着，可是两眼、双耳却悄悄进入“战备状态”，无时无刻不在一丝不苟地观察着、倾听着，认真搜寻着所要猎取的目标。

过了10分钟，没有人来；

又过了10分钟，仍然没有人来。

手表的指针已经到了下午4时15分，还是不见一个人影，他心里嘀咕起来，断定是狡猾的家伙在“演戏”，吊“胃口”，便装做要走的样子，自言自语般大声吼起：

“娘的，这点信用都没有，还谈什么生意，滚个球的吧！”

别说，这手真灵，他刚提起皮包迈出几步，便从石崖后面，跌跌撞撞窜出个小老头，不等开口，满脸堆笑，不住地埋怨自己：“他妈的，这是什么表，刚换的电池，又趴窝了，怪我，怪我！让老弟久等了。”他一边数落着，一边贼目贼眼地把“小老板”上上下下打量一遍，认准是自己所要找的“买主”后，马上开始甩过一串套语，问这